

# 浅谈基督教与太阳历

马月兰

众所周知，基督教采用的是太阳历，耶稣出生为公元元年，按公元纪年。那么基督教与太阴历又有什么关系呢？

基督教和太阴历的关系主要是因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大多数宗教纪念日都遵循犹太教。为了与月亮的循环保持一致，教会根据月球运行周期确定的基督教节日，在阳历中是浮动的。基督教中随月亮而定的节日，首先是庆祝耶稣复活的复活节。英国教会祈祷书规定“复活节永远是在3月21日，或在此日后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正逢星期日，那么复活节就在后面一个星期日。”其他至少还有12个宗教节日是参照复活节及其阴历日期而定的。结果是复活节在基督教历法中对大约17个星期起了支配作用。复活节这

一日期的选定在某种程度上主宰了基督教历法，成为基督教的重要标志。由于《新约全书》载明，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因而每年的复活节显然要受犹太历的约束。其结果是复活节那天是要凭复杂的阴历推算出来，而犹太人的最高立法、司法机构犹太教公会也是根据这种算法来确定逾越节的。

在古代，许多基督教徒按照他们自己对圣经的字面释义，将耶稣的死期定在星期五，而复活节则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日。然而这一节日如按犹太人的阴历推算，那就无法肯定复活节必然是在星期日。对于历法的激烈争辩是导致东正教与罗马教会之间最早的分裂之一。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坚信阴历，继续在阴历月的第14天过复活节，不管那天是星期几。基督



教会于 325 年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了最早一次全球性的基督教会议，会上需要解决的全球统一的议题之一就是决定复活节的日期。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既要符合传统的阴历，又必须肯定庆祝复活节总是在星期日。

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为了共同的计划，还得有人预测月亮盈亏的变象并换算成阳历。尼西亚会议将此任务交给了亚历山大港的主教，要他在那个古老的天文学研究中心为将来的所有年份预报月球的变象情况。但是由于对预测这些循环周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教会间出现分歧；其结果是世界上不同地区依旧在不同的星期日庆祝复活节。

当时，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历法改革十分必要。因为恺撒大帝推崇埃及人的历法，从那时起，这一历法一直支配着欧洲文明。这种历法对太阳循环周期的测算不够准确。真正的太阳年，即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轨道一周所需的时间，是 365 天 5 小时 48 分又 46 秒。这比埃及年规定的 365 又  $\frac{1}{4}$  天约少了 11 分 14 秒。结果，历法上的日期渐渐失去人们原来预计的它与太阳周期以及与季节之间的关系。据以推算复活节日期的关键性一天是春分，尼西亚第一次会议把它定在 3 月 21 日。但是罗马儒略历日积月累造成的误差，意味着到 1582 年春分那天正好是 3 月 11 日。

1572 年的圣巴托罗缪节日在巴黎发生了对新教徒的惨无人道大屠杀。由于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那天当众谢恩祈祷，因此声名狼藉，但在某些方面他仍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改革者。他果断地决定改革历法。已经进行了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法改革活动达到了高潮，教皇格列高利于 1582 年规定那年 10 月 4 日的次日为 10 月 15 日。这也就是说，来年的春分正好符合阳历的节气，即 3 月 21 日。这样，一年的节气又恢复到 325 年时的情况。对旧罗马儒略历的闰年也作了调整。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每年相差 11 分钟而积累起来的误差，格列高利历取消满百数而非 400 所能除尽的年份

置闰。迄今西方沿用的现代历法就此产生了。

正因为改革来自罗马，新教徒的英国和新教徒的美洲殖民地执意不肯遵从。直到 1752 年，他们才被说服改变主意。直到那时，他们所用的旧历年是以 3 月 25 日作为一年的开始，而新历年则以 1 月 1 日作为元旦。当那必须计算进去的 11 天加入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就由旧历的 1751 年 2 月 11 日改为新历的 1751 年 2 月 22 日。

回溯到 1582 年，那时教皇格列高利规定从历法中减去 10 天，人们怨声载道，惶惶不安。雇工在删去那日子的月份里也要求老板发给全部工资，而老板则拒绝付给。一些人认为，由于教皇的命令而缩短了寿命，因此坚决反对。但当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终于被说服作出改变时，46 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尽管寿命减少了 10 天，却一如既往以其智慧欣然命笔，给读者写下了《可怜的理查历书》，书中写道：

“亲爱的读者，不必为减少几天而惊慌，也不必睥睨视之，更不必为损失这么多时间而悲伤，劝君以此自慰，因为开支可以省些，心胸更可宽些。对于那些喜欢在一个月的第二天纳头便睡的人，也许一觉就睡到第 14 天清晨，那真是莫大的享受啊！”

这种倡导改革、支持改革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格列高利改革一直没有为全世界所接受。东正教教会始终坚持用罗马儒略历来算出复活节是在哪一天，随时提防自己屈从任何天主教的法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会不断改革历法，使之更适合科学和实际。这种改革虽然遇到阻力，但这种改革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改革与守旧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改革的成果必定会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